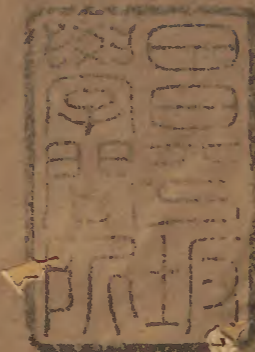


近思錄

五之十四



			五	漢
			二	書
			六	門
			二	
			〇	
			一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函	五	漢	
一	二	書	
〇	六		
架	二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62
冊數	2	(2)
函號	298	155

儒家九号



近思錄卷之五

凡四十一條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告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通書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子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益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

遺文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
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
其中也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
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弗失也因箴以自警視
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
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
克已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彛本乎
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
定閑邪存誠非視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

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
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
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
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
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文集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
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
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

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
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
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
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
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
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其知
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無咎貞吝傳
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

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
且無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
功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真正
之道爲可吝也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
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
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
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
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

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無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故夬之九五曰覓陸夬夬中行無咎而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方說而止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

經說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

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遺書

下同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

治懼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麓

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

分

舍已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九德最好

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

天職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

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

因見果知未也一本注云明道先生年十六

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

與道難一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曾為悔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

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

有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

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

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

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
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
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
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
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
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
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
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
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

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
人之心如止水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
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
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外書
下同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
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

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
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
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
謝

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
蓋莫不在已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
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

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

本焉爾

正蒙
下同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
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
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
不尤人學之至也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

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
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
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橫渠論

矯輕警情語錄下同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益人人有利欲
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
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

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
其客氣其爲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
難與並爲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
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
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
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
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
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
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

親與得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

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



近思錄卷之五



近思錄卷之六

凡二十二條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非為己之學也

經解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傳易

同下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遠然矯拂

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
意巽順相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
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
悔然在巽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
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
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

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
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
怨而不服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
以媒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
之道也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
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遺書
下同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

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

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
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
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
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
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
公治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
之子妻公治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
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
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

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已之子
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
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
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
不爲况聖人乎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
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
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
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

極大

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外書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已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

子害孰大焉

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温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旣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

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娶侯氏侯夫
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
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
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
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己子
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
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
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
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

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
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
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
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
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
坐側常食絮羹卽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
何如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
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
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

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門既長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為非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行狀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

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事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橫渠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廝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詩說下同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

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益
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著到所提掇更謹
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
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
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語錄

近思錄卷之六

近思錄卷之七

凡三十九條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
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
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
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同下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
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
能安其常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無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無咎也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無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

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乎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

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
賁其趾舍車而徒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
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
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
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
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
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

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
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
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
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
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
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
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惟然君子不以世俗

之見恠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無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

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君子當困窮之時旣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危所守亡

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井之九三潔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

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無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
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
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
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
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
矣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
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

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
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遺書
下同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
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
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
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
人勸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
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

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

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

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是得也得之於心
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
有損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
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
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
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
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
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

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
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
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
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
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
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

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
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
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
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
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媪笑也
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
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

正二司士晉子 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
人不字言仍勇於德思慮治忠孝言必免法恩
生不請其意謂朝廷

懼是去帝又言子可怒在暫以功進德
不活矣自曰學三年又言子可最懼出常習也
既和矣十才甚懼白 戶部自為出券曆又
其故先生曰某當時

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
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
以為本分不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
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
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
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
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
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
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
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媪笑也
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
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

無前任曆子

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

起我便當廩人

繼

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曆又

不爲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
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
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
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
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
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
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
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
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
已若志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
與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
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
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
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

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
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
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
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己
為親也只是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
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旦一月之中

心哉文集

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
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
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
事任長庶遠利以似述
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
非義而反羞循理為不
反以虛名為善繼誠何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孟子說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

此章言徑書以繼之性演遍在因卷以求之次章言徑書規
模之大以心骨洪大以故之之章言徑書之志平易乎心易乎
以道之之章言不可徒解徑書之血氣演其其性乎心之章
皆道之而說之章言諸之皆多而精之章言皆精而熟之章
通讀後之章言理會演博而久之章言理會演專而精之章
講解說未章言不可有嫌等之章言漸讀講解說也通讀說
其乃乃今下下金日下弄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

餓亦不郵惟義所在

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
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
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
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庶遠利以似述
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
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不
能不知蔭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誠何
心哉文集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

孟子說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
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
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語錄同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
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
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
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近思錄卷之七

近思錄卷之八

凡二十五條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

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故無妄次復而曰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
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
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
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
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
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
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

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
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
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文集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
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筭
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
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
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
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

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
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
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
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
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
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
親比於上若乃纍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
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

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
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
者從而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
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非惟人君比
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
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
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
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
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

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
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易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
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
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
賈勤其事而所享有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
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
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驚於
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

矣

秦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
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
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
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
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
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秦治之世必漸至
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
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

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
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
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
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
少散如旣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
然瞻仰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
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

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爲間
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
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
無不和且洽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

大畜之六五曰豮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
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
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
豮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
力勞而不能止若豮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

躁自止君子法獷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
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
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
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
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
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
農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
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

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
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世既解其難而安平
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
明法度進復先代明正之治是來復也謂反
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
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
既除則不復有為始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
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
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

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去故夙則吉也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允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

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無_服數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

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閼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經說下同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

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遺書下同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

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
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
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
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
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
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

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
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
亦未盡舉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
而爭自息外書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
官之法度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
君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

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正蒙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

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思必不為五伯之假名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文集

近思錄卷之八

近思錄卷之九

凡二十七條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刑政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

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

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磨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實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

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又集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二曰六官三曰經
界四曰鄉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
八曰四民九曰山澤修十曰分數冠昏
車服器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
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
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
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始欲徇
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

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以異於古先王之
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
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
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
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
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
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
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

之宜存畏慎之心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
責皆在經筵欲乞 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
皆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親
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文集遺書云某嘗
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
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
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
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
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

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
行檢等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
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
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
風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
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
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
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
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

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是以事成於下而下
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長貳
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
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
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
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
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
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

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茕殘
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
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
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
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
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
耻

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
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

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
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
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
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
獮能祭其性然也 易傳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
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
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
乃今之防秋也 經說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遺書

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

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

者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

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

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一年有一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

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章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曰踈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

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庶人立廟必有主高祖以上即當祧也主式影堂一髧髮不相似則所月朔必薦新方食時祭已髧髮別人大不便親無冬至祭始祖至祭用仲月止於高祖之別位無也陽之始也始祖廟初生氏之祖也無立春祭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也先合考妣享之而立春祭先祖而立春祭非一人之始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季秋祭禴之秋成也忌日遷主祭於正寢

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

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本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對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是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從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

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
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
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
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為榦者故曰古者
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邢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
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
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
行節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

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
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
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
才矣附錄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外書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
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
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

當念其散之之久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

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畜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其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行狀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

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
雖似相踈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
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又異宮乃
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
父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
有叔父伯父則為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為
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為命士以上
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
居也 樂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語錄
下同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近思錄卷之九

天不不由其此辭無由器平同直土是此平

近思錄卷之十

凡八十四條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文集下同伊川荅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

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
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所
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
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
世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
爲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
已

明道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
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

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
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
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
有所濟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
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
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
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下

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

大有之九三四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

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

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曰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

此章言窮通得表之際皆皆以命命之入
三章三詳言忠難時皆皆以命命之入
杜通時皆皆以命命之入
此必見守見其其而後能心

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佳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

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
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
而交則有功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
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
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
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
故曰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
無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

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
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
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
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非唯
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
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
入然後推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
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

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

遊其睽初九章皆言接物言而中間以睽象之蓋言其

也世之責望故

以二章之不像也小人主異之下章之不棄也小人微示以同也而此章之有同有異右以類而相從耳

妄吉傳曰係戀

之亦惡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

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固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

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

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

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

異者至眾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

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

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

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

為臣民者由弗絕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

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

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
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
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

漸之九三曰係漸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
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
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固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
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
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

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
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
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
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
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
爲臣民者由弗絕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
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

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
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
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
也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
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
適足以損之而已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
惟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
義也

益之初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無咎象曰元吉
無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
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
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無咎能致
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爲知人已當之爲勝任
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
改作也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

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
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
惡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
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
致悔辱取災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
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

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
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
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
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
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
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
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經說下同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

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遺書下同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

須開口樊如荆軻於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

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

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
何有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
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
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
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
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
者無自辱矣

職事不可以巧免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克勤小物最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

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

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

孫事次奄敢不苦惟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
伊川章言不可然惡世事致慨章言善惡當死頂
淡容以就之繼以比事之氣則尤見其事之不可忽矣
至于不聽擇其

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眾可也

之世事雖多盡

若今章言于法今情遵奉而不拘執之章言于羣僚
皆推誠而不伺察

誰做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人或身言於通貴不可有
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

禮媚之口急或詞請於長上
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

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

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

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

動得人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

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

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

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

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

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
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
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
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
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

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
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
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
動得人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
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
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
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
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

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
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
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
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
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
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

古人言于禮端商者舍容之量人終言于典選皆二公年七十處
且應極之於極極也乎於古固不可於時有不可不也
且二項也之故又以君實事終之

謝安聞謝元
歸折履齒強

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
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
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
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
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
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
豈是無時固言少師典舉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

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
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
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
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
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
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元
破符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
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
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

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
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
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
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
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
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

豈是無時

固言少師典舉
明道荐才事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

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願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范夷叟汎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願將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願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願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

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願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住不得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

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遺書上並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

惡之意

尹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

學在人上言天下事皆講求于平日遠慮于者
機聖人言決之在人惟正而已不必色責

者患人不為耳
民如傷四宗常

曰影常悒止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

處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

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

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

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魏屈附錄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

問御吏曰正已以格物

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

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

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遺書上並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

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

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

曰顯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

處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

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

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

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魏屈附錄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

問御吏曰正已以格物

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

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

常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

文集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
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
山要下卽下無復凝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
而已則復何迴避所以必通易說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情其異俗
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
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為之人亦
未必怪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情與羞縮之

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
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必
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
為不為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羸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
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
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
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

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
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
則不敢懂四益也語錄

近思錄卷之十

近思錄卷之十一

凡二十一條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
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
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者和也中節
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
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通書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
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
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

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
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
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
不可得也

文集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
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
用爲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
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
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

易傳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
弟子旣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旣若不可以
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
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
酒尤其近也而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
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
矣

經說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
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

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
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
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
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遺書
下同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
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嘗言
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

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閔睢之類正家之
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
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
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
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
將理低看了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自洒

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

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人有養便方
定志於學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旣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

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已上並
遺書

橫渠先生曰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

弘教無從成矣 正蒙

學記曰進而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 橫渠禮記說

一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橫渠禮記說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橫渠孟

近思錄卷之十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近思錄卷之十二

凡三十三條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

過不喜人見口是心非醫寧滅其身而無

首章言清政也次章言積善也三章為一篇之綱自三

章以至廿七章皆言政也積善之條件廿八章以至篇末祿日臻德踰於祿

不德言大意中休也未有不失道而喪

九章言商賈用其功以勉之三十章言不學之為不

民以漸也末二章以留連聲色而怠惰逐至於耽戀不能

心而忘之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

心而忘之

近思錄卷之十一

近思錄卷之十二

凡三十三條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已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通書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

敗者也易傳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

之速不俟終日故真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
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
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
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
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
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

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
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無咎不可以頻失而
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
不在復也劉質夫曰頻復
不已遂至迷復
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
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
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
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
間而常孤獨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爲君子矣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

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

懼也如此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已從

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

者所能乎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

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強

弗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

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經說下同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

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

不細遺書下同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

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

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旣喜則如種下種子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做官奪人志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

也莫不愧耻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

反旣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

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
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
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歆
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
樂爾 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
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
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

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
移耳 橫渠禮說

孟子言反經者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
不先立心中初無作主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
欲違一生如此 橫渠孟說

近思錄卷之十三

凡十四條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

以廓如也

遺書下同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

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蕪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

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離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毅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又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

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
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
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
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
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
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
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道以明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
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

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
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
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
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
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
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
能亂得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
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

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
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
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
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
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
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
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
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
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沈

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人有語尊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
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
而已矣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
者與聖人同乎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
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
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

其跡有是心則有是跡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

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外書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

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
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
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
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
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
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
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

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

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

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

無陽體之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

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
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
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
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
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

謂不必求其跡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
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
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
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誠淫邪遁之辭翕然並
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
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
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近思錄卷之十三

近思錄卷之十四

凡二十六條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
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
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
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
湯武要之皆是聖人遺書下同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
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
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

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
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
見之矣仲尼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
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
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
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

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
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荀子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

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
甚分明下此卽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

林希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
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
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
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
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
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
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
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
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
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
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
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

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
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
何事

周茂叔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爲政精密嚴
恕務盡道理

通書附錄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
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
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
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

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
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
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
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
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
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
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
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
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

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
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
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
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
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
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
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
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

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
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
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藜蕪聖門之蔽
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先生進將覺斯人
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
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 先生之門
學者多矣 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
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 先生教人自
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

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辯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

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文集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遺書下同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孳者食便不美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
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
一團和氣外書下同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
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揚初見伊川伊川
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
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

尺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盡於
面背樂易多怒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
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
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
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
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
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是其致於一

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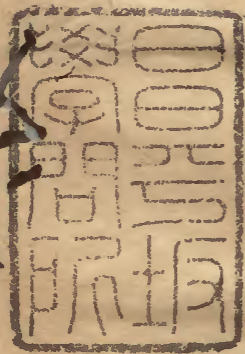
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一日先生論者皆亂道有二三程近到深明

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三程近到深明

易道吾所弗及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
汝輩可師之
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
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
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
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
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
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
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

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
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誨
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
毫及之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
人語錄



近思錄卷之十四終

文化丙子

